

UPTON SINCLAIR
THE KING COAL
A NOVEL



TRANSLATED BY K W JEN

石炭王

CHUN & CO SHANGHAI

石 炭 王

1928 10 1 付 排
1928 11 30 初 版
1 — 1500 冊
1929 3 9 再 版
1501 — 3500 冊
1929 5 30 三 版
3501 9500 冊

版權所有

每冊實價一元五角

第 一 編

石炭王的領土



第 一 章

培德羅鎮在一片山地的邊陲：是一些雜貨店和飲食店的雜踏的集合，從這兒有不少的鐵路支線穿上山谷，以營養各處的炭坑。和常大概是很平靜地睡着；但到禮拜六的晚上，炭夫們一羣一羣地走下，牧場的工人們也或者坐在馬上或者坐着摩托車跑來，全鎮便立地醒來熱鬧起來了。

七月下旬的一天，有一位青年在停車站上下了車來。青年大概有二十一歲的光景，容姿頗伶敏，棕色的頭髮微微閃着波紋。他穿着一套破舊的衣裳，大約是在那兒的道旁，猶

太人的古衣攤上買來的；一件骯髒的沒有領帶的青色襯衫，一雙穿舊了的厚重的靴子也是一樣。他的背上揹着些換洗衣服和一張絨毯，衣包裏面一把梳子，一枝牙刷，一個小小的懷中鏡。

坐在火車的吸煙室裏，青年專心的傾聽炭坑地方的談話，努力改正自己的音調。他一下了車便走到線路的旁邊把些炭渣來洗手，並且還略略把臉染了一下，等他在懷中鏡裏檢查了一次效果，他走下了培德羅的正街，選了一座小小的香烟店，走進去。儘他所能吐出的粗暴的聲音，他向女店主人發問，“我愚下問你，上派因克里克炭坑的路怎麼走？”

女主人看了他一眼並沒有什麼懷疑。她把方向告訴了他，青年乘着輕便火車，走到派因克里克的谷口，要上山去還要爬十三哩路。天氣是很晴明的，天空就給水晶一樣清澄，山氣十分快爽。青年好像很愉快的樣子，一面爬山，一面唱着一首很有好幾節的歌曲：

石炭老王是位有趣的老丈，

有趣的老丈是他，石炭老王；

他建了一座堂皇的大學堂——

萬歲呀，學生！萬歲呀，老王！



哦，李若安，好姑娘，
月兒照在松樹上；
哦，你請出來呀，李若安，
我要替你唱首哈里崗！

有趣的老丈哈里崗——
他把產業的車輪運轉忙；
運轉忙，爲他烟管和酒觴，
爲他堂皇的大學堂！

哦，美梨姜，好姑娘，
月兒照在杉樹上，
哦，你請出來呀，美梨姜，
你聽我在唱着哈里崗！

萬歲，萬歲，石炭王，
他產業的車輪壽無疆！
萬歲囉，他的烟管，他的酒觴！
萬歲囉，我們的學堂！

哦，李若安，好姑娘，

月兒照在……

就這樣唱下去又唱下去——有那月輪能够照着大學的校庭的光景。這兒含着一種愉快的無意義，並且含着些問題，就是現代的青年使他的父兄覺到的問題。山路是很峻峭的，這首歌唱着進行的調子頗不容易支持，但是赫爾瓦納（青年名）可以停着步，向崖壁叫喚一聲，聽聽四方來的迴音，又再往前走。他還年青，也有愛情和好奇的心事；袋袋裏也有些零錢，還有一張十圓的鈔票，作為萬一的準備，縫在革帶裏的。假使石炭王比得哈里崗的燃料總公司的專用照像員那天清早把赫爾用快鏡照下來的時候，那是在廣告上很可以作為一個“炭院夫肖像”的模範的。

但是跋涉終竟很艱難，還沒有走到盡頭，青年已經感覺着革靴的墜脚，他不再唱歌了。太陽剛好要下山的時候，他走到了他的目的地——一道大門橫在路上，上面的招牌是：

派因克里克煤炭公司
私人重地 禁止通行

赫爾走近大門，門是用鐵格子做成的，上着鎖。爲要吐出粗暴的聲音停着準備了一會，他踢着鐵門，一位漢子從門內的小屋走出。

漢子問道：“你有何貴幹？”

“請你開門，我要找點工作做。”

“你是從那兒來的？”

“從培德羅來。”

“你從前在那兒做過工？”

“到炭坑裏來我這回是第一次。”

“你從前做過甚麼工作？”

“在雜貨舖裏面幹過。”

“那家雜貨舖？”

“西城培德森商號。”

閤人走近門次，隔着鐵欄審視赫爾。

“喂，畢爾！”他叫了一聲，別的一位漢子又從小屋中走出。“來了一位傢伙，說在雜貨舖裏幹過事情，要找工做。”

畢爾問道：“你的證明書呢？”

赫爾聽見一般的人說，炭坑裏是缺乏工人的，各處的公司都在募工；他以爲工人只要去一扣門，那門就要打開的了。“他們沒有給證明書給我，”他說，並且又趕快的加一句，

“我是吃醉了，他們把我趕出來的。”他以為吃醉過酒是怎麼也不會被炭阮拒絕的了。

但是那兩個並沒有打開門的動作。畢爾還從頭至腳的審視赫爾，赫爾怕被他們看出破綻，心裏有點焦躁了。他說：“我是沒有一點作假，你們讓我進去，我對你們講罷。”

兩個人還是沒動。他們彼此看了一下，畢爾才答道：“我們這兒不要人手的。”

“但是，”赫爾說，“我在谷口看見一道牌——”

“那是舊牌子了。”畢爾說。

“但是我走了這許多路才跑上來的！”

“下山是更容易的啦。”

“但是——天已經黑了！”

“小夥計，你怕黑嗎？”畢爾滑稽的問着。

“當然，”赫爾這樣回答。“費點心罷！這兒總有點子事情可做——不然，至少讓我在這兒過夜罷。”

“說上天也沒有辦法，”畢爾回答着，一轉身便走進小屋子裏去了。

其他的一位漢子停着又在審視，顯然地含着敵意。赫爾想和他辯解，但他重複地說了三次，“你滾下山去罷。”就這樣赫爾終竟沒法，只得回頭走了一下，坐在山石上思索。

那真是太沒有道理的辦法，在著目的地方插着些“招工”的牌子，等人走了十三哩的山路，只是空着手回去。赫爾很相信那鐵門裏面是定有工作可做的，並且假如他能够進門，他一定可以說服他們。他立起來，又走了四分之一哩的光景，走到鐵道路線了，剛好有一套空車蜿蜒着走過。山路是很崎嶇的，空車碰來碰去的震空價響。這兒便困難的問題得着解決的關鍵。

天色已經漸漸黑下來了。赫爾悄悄地爬到車旁，等他的身子藏在車影裏的時候，一跳便跳進一座空車裏面去。跳上車去恐怕只費了一秒鐘的光景，赫爾匍匐着，他的心臟在跳。

還沒有走上一分鐘，他聽見叫聲，抬頭一看，他看見那看門的人向着空車跳下山來，他的同伴畢爾跟在背後。他們叫起來了，“哦，走出來！”畢爾一跳便跳上了赫爾坐着的那架空車。

赫爾看見勢火不好，便從反對一邊跳下車，放開脚步的往山下跑去。畢爾跟着他，車子一走過，另外的一位漢子也跳下車來追趕。赫爾不做聲息的，很忙的跑；看門的人却是放口大罵，他捉着赫爾的領子，很兇的搖送他。在他的屁股上蹴了好幾腳。赫爾倒了又爬起來，那漢子依然在追趕他，

他一翻身便給他一拳，打中在胸脯上，把那漢子打得一突坐。

赫爾是懂得拳術的；他把姿勢架好，準備去迎敵他敵手的第二人。但是炭坑地方的事情，這種原始的方法好象是不能解決的。漢子立起來了，一枝手槍的槍頭立地伸在赫爾的鼻下。“舉起來！”那人這樣說。

這是一種俗語，赫爾是從不曾聽過的，但那意思是不准逃走；他把兩手舉起來。就在這個時候他第一的一個敵手衝上來，伸手給他一拳，打的眼上，使他幾穿穿仰倒在地下。

第 二 章

赫爾的元神恢復轉來的時候，他睡在黑暗裏，全身的骨節都感覺着疼痛。他是睡在石板的地面上的，他翻過身去，但又立地翻過身來，因為他的背沒有一處是不痛的。停一會，他自己能够定定神了，他的身上足足有二十處受了腳蹴的傷痕。

他睡了一兩點鐘的光景，曉得自己是坐在監牢裏的，因為他從鐵格子窗眼裏看見星光，他聽見有人的鼾聲，他一聲一老的大起來，大約叫了五六次，最後聽見有呻喚的聲音了，他要求道，“請給我一點水罷！”

“你再把老子叫醒的時候，老子倒要給你一點毒水呢，”那聲音回說着；繼後赫爾靜悄悄地睡着，一直睡到天亮。

天亮後兩點鐘，有一個人走進牢房裏來。他叫道：“起來，”又把腳頭來蹴了一下。赫爾覺得沒法，也就只好起來。

“真是麻煩的家伙，”牢子說着便捉着他的衣袖，把他牽出牢來，通過小小的一個廊道走進一座辦公室，那兒坐着一位紅面孔的人，衣襟上掛着一個銀製的盾牌。昨晚上赫爾的兩個對頭立在旁邊。

“小伙計，好些嗎？”坐在椅上的人說話，“你應該想了一想你的事情罷？”

“是，”赫爾很簡單的回答。

“是甚麼過犯？”那人問那兩個閹人。

“闖入和拒捕。”

“小朋友，你身上有多少錢？”這是第二問。

赫爾躊躇着。

“那人說：‘你直說罷！’”

“兩元七角六分。”赫爾說着——“我記得大約是這點。”

“再說罷！就只有那一點嗎？”接着便向那看門的人發出命令，“搜他！”

畢爾便立地說道，“把衣裳和褲子脫了！把靴子脫下

來”！

“啊，我說！”赫爾反抗着。

“脫下！”那人說着，擦着拳頭。赫爾脫乾淨了，兩個人開始搜查他的衣囊，搜出一個錢包剛好有兩元七角六分錢，還有一個值錢的表，一把很重的小刀，牙刷，梳子，鏡子，兩張白手巾，他們很輕蔑地把這手巾看了一下，又投在滿地痰唾的地板上。

他們把包裹給他打開，把乾淨的衣裳投出來。再把小刀打開，開始檢查鞋底和鞋跟，解開他一切的衣縫。就這樣他們在革帶裏面把那十圓鈔票尋了出來，他們把這鈔票和其餘的物品一同投在桌上。那帶銀盾的人於是說道：“我找着你給二圓七角六分錢，一隻錶，一把小刀。”帶着冷笑的又加一句道：“把你那開鼻涕的破東西拿去罷！”

“哦，你看罷！”赫爾發着氣說。“你看我這些傷痕！”

“小伙計，把衣裳穿起，趕快離開這兒，不然連這幾件鬼皮都不給你。”

但是赫爾是氣得沒法，他寧肯甚麼真不要了。“你告訴我你是甚麼人，你敢於使用這樣的權勢？”

“我是炭坑的警長，”那人說。

“你的意思是說你是燃料總公司的雇用人嗎？你公然

搶我——”

“畢爾，把他趕出去”警長說了。赫爾看見畢爾在擦拳頭。

“好的，”他這樣說，把自己的憤怒吞下。“等我把衣裳穿起。”他趕快穿起衣裳；把絨毯和換洗衣裳捲好，向門口走去。

“記着，”那警長說，“你一直走下山去，假如你在這兒還要現一次面，那你會有一個鉛彈好吃。”

赫爾就這樣走到太陽光裏，左右一個閹人就給護衛一樣。他在同樣的山路上走，但在公司村落的中央。在遠處他看見有一座大大的磚房，聽見那機器和下炭的不斷的響聲。他走過了一兩條公司的建築和防夫小屋的巷道，一些破廉恥的婦人站在門口，一些骯髒的小孩子在掘路旁的塵土，他們都看着他，向他冷笑——因為他是跛着在走的，他遇着了甚麼事情，那是很明白的。

赫爾是懷着愛情和好奇的心事走來的。愛情很被消蝕了——這顯然不是使那產業的車輪運轉着的原動力。但是好奇的心事却比以前更增大了。鐵柵欄內部那樣很祕密地藏着的到底是甚麼呢？

赫爾轉過身來望着畢爾，畢爾昨天是表示幾分和氣的。

“喂，”他說，“你們把我的錢拿去了，把我打昏了，把我蹴青了，你們該已滿足了。在我走之前，你們肯不肯告訴我一件事情呢？”

“告訴你甚麼事情？”畢爾咆哮着。

“我爲甚麼要受這樣的罪？”

“小伙計，因爲你太玩皮了。你無原無故要麗到這兒來，你自己不知道嗎？”

“唔，”赫爾說着，“但這不是我想問的。你們爲甚麼最初不肯讓我進門去？”

“你假如在炭坑裏找事情，”那人說，“你爲甚麼不照着正規來呢？”

“我不曉得甚麼是正規。”

“就是這一點了。我們不想上你的當。你看來是有點不妥的。”

“你到底把我看成了甚麼人？你們怕的是甚麼呢？”

“喂！走罷！不說那些閑話。”

赫爾不作聲又走了幾步，想着要怎樣才把他們的話頭引出來。他說，“我覺得你們是懷疑着我。你們假如許可我的時候，我要向你們說出真話。”那人並沒有禁止他，他又說，“我是一位大學生，我想研究人生，我要自己來攪幹一下。我